

臨濟義玄生平事跡考辨

賈晉華

摘要

基於柳田聖山有關臨濟義玄生平事跡的出色研究，本文進一步考辨史料，將較為可靠的早期資料與後世的踵事增華區別開來，並加上禪文獻之外的碑文等，對臨濟的生平事跡展開全面精細的考索，以期為學界和佛門提供關於臨濟的較為可靠的傳記敘述。

關鍵詞：臨濟義玄、禪宗、聖傳資料、傳記敘述

關於臨濟義玄(?-866)的生平事跡，至今為止最重要的成果仍然是柳田聖山先生在1950至1970年代所做的研究。¹ 本文以柳田先生及其他學者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考辨傳世禪文獻中有關臨濟的傳記資料，將較為可靠的早期資料與後世的踵事增華區別開來，並加上禪文獻之外的相關碑文和史料，對臨濟的生平事跡展開全面精細的考索，以期為學界和佛門提供一個較為可靠的傳記敘述。

一、傳世臨濟語錄中的傳記資料 及其它相關文獻考辨

雖然傳世《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題臨濟弟子三聖慧然集，但是此集實際上由圓覺宗演編刻於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在此之前臨濟語錄經過了各種增補修訂、發展演變的過程，一些學者已經指出並進行了比較研究。² 本節則主要針對臨濟語錄中所包含的傳記資料的演變，進行細緻的對比考辨。

署為贖藏主編集的《古尊宿語錄》，卷四、卷五錄臨濟義玄及其

1 橫井(柳田)聖山：〈興化存獎の史傳とその語錄——中國臨濟禪草創時代に關する文獻資料の綜合整理、覺書その一〉，《禪學研究》48(1958)，頁54-92；柳田聖山：〈臨濟栽松の話と風穴延沼の出生——中國臨濟禪創草時代に關する文獻資料の綜合整理、覺書その三〉，《禪學研究》51(1961)，頁45-58；柳田聖山：《臨濟錄ノート》(東京：春秋社，1972)；Yanagida Seizan, “The Life of Lin-chi I-hsun,”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2 (1972): 70-94. 此篇英文論文發表時，文中原有的註釋為編輯所壓縮；後來包括原註的全文收入柳田先生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rd of Linji*,” in *The Record of Linji*, trans. Ruth F. Sasaki, ed. Thomas Y. Kirchner (1975; rp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59-115. 本文所引，即採用這一後出的完本。

2 例如，柳田聖山：〈語錄の歴史：禪文獻の成立史的研究〉，收《禪文獻の研究》，《柳田聖山集》(京都：法藏館，2001)，卷2，頁375-396；沖本克己：〈臨濟錄における虚構と眞實〉，《禪學研究》1(1995)，頁17-49；Albert Welte, *The Linji lu and the Creation of Chan Orthodoxy: The Development of Chan's Records of Sayings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81-163.

弟子興化存獎語錄，卷末附有〈臨濟慧照禪師塔記〉，署保壽延沼撰。³ 宇井伯壽和柳田聖山皆認為，蹟藏主應為守蹟僧挺；柳田還進一步考述，守蹟大約於宋高宗紹興元年至八年間（1131–1138）編印《古尊宿語要》20家，其後由覺心居士於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重刻為《古尊宿語錄》，並增加了臨濟等八家語錄。⁴ 許多學者不加分辨地視這一〈臨濟慧照禪師塔記〉為可靠的原始史料，並據之而敘述臨濟的生平事跡。但實際上這一出現於1267年的〈塔記〉在題目和內容方面皆大成問題，此點如果追溯和比較臨濟語錄中的傳記資料的演變過程就可了然。

歸屬於臨濟的語錄最早出現於釋靜、釋筠編於南唐中宗保大十年（952）的《祖堂集》，編者自述所據為當時流傳於世的《〔臨濟〕別錄》。其中關於臨濟的生平主要有這些記述：「臨濟和尚嗣黃蘗，在鎮州。師諱義玄，姓邢，曹南人也。……侍奉大愚，經十餘年。……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化。謚號慧照大師、澄虛之塔。」⁵ 《祖堂集》簡略記述了臨濟的基本情況，包括法名、俗姓、屬籍、師承、弘法之地、去世之時、謚號塔號等。延壽（904–975）於後周世宗顯德元年至宋太祖開寶八年間（954–975）所編的《宗鏡錄》，收有臨濟一則語錄，但未涉及其生平事跡。⁶

道原編成於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景德傳燈錄》所收臨濟語錄，主要有如下生平資料：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眾參侍。……師後還鄉黨。俯徇趙

3 宋·頤藏主編，蕭蓬父、呂有祥、蔡兆華點校：《古尊宿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5，頁87。

4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1941；重印，東京：岩波書店，1966），頁480–481；Yanagida Seiz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86；柳田聖山：《古尊宿語錄考》，收《古尊宿語要》（東京：中文出版社，1973），頁281–318。

5 五代·靜、筠編，孫昌武、衣川賢次、西口芳男校點：《祖堂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854–857。

6 五代·延壽編：《宗鏡錄》，《大正藏》冊48，卷98，頁943c。

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師唐咸通七年丙（戌）〔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偈畢坐逝。勅諡慧照大師、塔曰澄靈。⁷

此與《祖堂集》所述大致相同。雖然二集所錄機緣對話未必可靠，如黃蘗和大愚棒拳交施引導臨濟開悟的故事等（見下節考），但二集的傳記資料可能皆基於彼時傳世的《〔臨濟〕別錄》，有較大程度的可信性。此外，《傳燈錄》卷二十八「諸方廣語」錄有臨濟的上堂語，應出自彼時傳世的《臨濟廣語》，其中未包括生平資料。⁸ 此《廣語》與《宗鏡錄》所載相近，由此可知延壽所本可能亦為《臨濟廣語》。

李遵勗（988–1038）於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編《天聖廣燈錄》，⁹ 黃龍慧南（1002–1069）於天聖七年至宋神宗熙寧二年間（1029–1069）編《馬祖四家錄》，¹⁰ 二集所收臨濟語錄在內容和次序上基本相同，僅有微小的歧異。¹¹ 故後者應沿襲前者。二集皆增加了許多機緣對話，特別是臨濟參訪各地的機語。這些參訪故事和對話未見於《祖堂集》、《宗鏡錄》和《傳燈錄》，很可能是1004至1029年間的編造增補。北宋初臨濟系日益強盛。《廣燈錄》的編者李遵勗，本身即是臨濟系的追隨者和支持者，而其編纂目的則在於將臨濟系樹立為禪宗正統。此集所收語錄以臨濟系禪師為主，李遵勗本身作為臨濟七傳弟子，亦列於其中。因此，增補擴充臨濟語錄的內容，抬高本系開山祖師的形象，自然成為其首要的任務。¹² 除了這些未必可信的參

7 宋·道原編：《景德傳燈錄》，《大正藏》冊51，卷12，頁290a–291a。

8 宋·道原編：《傳燈錄》，卷28，頁446c–447a。

9 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續藏經》冊78，卷11，頁468a–474c。

10 柳田聖山編：《四家語錄·五家語錄》（東京：中文出版社，1983）。柳田所編收日本慶安元年（1648）重刊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四家語錄》本。南京圖書館所藏《四家錄》，可能保留了宋元刊本的原貌；參看賈晉華：《古典禪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111–113。

11 參看 Albert Welter, *The Linji lu and the Creation of Chan Orthodoxy: The Development of Chan's Records of Sayings Literature*, 111, 189 note 8.

12 Ibid., 112–117.

訪故事外，此二集皆未收有關臨濟生平的資料。

圓覺宗演於1120年編印《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以下簡稱《臨濟語錄》)，所收臨濟語錄在數量上和內容上與《廣燈錄》和《四家錄》基本相同。¹³ 由此可知，宗演主要沿襲了此二種著作，並非如此集所題由臨濟弟子三聖慧然編集。除了添加臨濟弟子為編集者外，《臨濟語錄》與前二集不同的地方還在於將語錄的前後次序加以變更，及在語錄中分出「上堂」、「示眾」、「勘辨」、「行錄」各節，¹⁴ 並在最後添加了一段署為保壽延沼撰的臨濟傳記。此類分節及標題是宋代語錄的通行格式，柳田聖山和 Paul Demiéville 皆認為這些分節可能出自宗演之手。¹⁵

《臨濟語錄》末尾的臨濟傳記全文如下：

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毘尼，博蹟經論。俄而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即更衣遊方，首參黃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於《行錄》。既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時普化先在彼，佯狂混眾，聖凡莫測。師至即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適丁兵革，師即棄去。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額，迎師居焉。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住未幾，即來大名府興化寺，居於東堂。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諡慧照禪師，塔號澄靈。合掌稽首，記師大略。住鎮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謹書。¹⁶

13 Albert Welter 對《廣燈錄》和《臨濟語錄》做了詳細的比較，並列出表格；Ibid., 127-130.

14 「上堂」和「示眾」兩節未明確標舉題目，但可從每段語錄的開頭部分看出。Ibid., 117, 122, 191-192 note 45.

15 柳田聖山：《臨濟錄》(東京：大藏出版社，1978)，頁16；Paul Demiéville, *Les entretiens de Lin-tsi* (Paris: Fayard, 1972), 12.

16 宗演編：《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冊47，頁506c。

傳末所署作者保壽延沼，有的學者認為指的是《祖堂集》和《傳燈錄》所載臨濟的直接弟子寶壽沼，¹⁷ 有的學者認為指的是風穴延沼（896–973），臨濟四傳弟子。¹⁸ 但是，不管所指的是誰，這一突然出現於1120年的傳記十分可疑，很可能僅是宗演在綜合此前各種資料的基礎上加以編造。其中臨濟與普化交接事，未見此前任何臨濟語錄，而是出自《宋高僧傳》〈普化傳〉及《傳燈錄》「普化」條。¹⁹ 所記默君和事，據《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及《舊五代史》、《資治通鑑》等所載，默君和當為墨君和之訛；成德節度使王鎔在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即位時，墨君和年十五六歲，則其約生於咸通九、十年間（868–869）；墨君和初為屠夫，後於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因救王鎔有功而封官。²⁰ 墨君和出生時臨濟已卒，其立功封官更遠在臨濟卒後二十多年；故墨君和舍宅建寺而迎臨濟居住之事，顯然是後來的編造。²¹ 此外，邀請臨濟住蒲州（河中府）者為蔣伸（見下節考），亦非

17 五代·靜、筠編，孫昌武、衣川賢次、西口芳男校點：《祖堂集》，卷20，頁892；宋·道原編：《傳燈錄》，卷12，頁294c；柳田聖山：〈臨濟栽松の話と風穴延沼の出生〉，頁53；Yanagida Seiz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01, note 37。

18 入矢義高：《臨濟錄》（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25，註2；Albert Welter, *The Linji lu and the Creation of Chan Orthodoxy: The Development of Chan's Records of Sayings Literature*, 123.

19 宋·贊寧（919–1001）：《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0，頁510–511；《傳燈錄》，卷10，頁280b。

20 宋·李昉（925–996）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192，頁1442–1443；宋·薛居正（912–981）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54，頁726–727；宋·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259，頁8443。

21 參看柳田聖山：〈臨濟栽松の話と風穴延沼の出生〉，頁53。柳田先生同時指出，大名府的名稱始見於五代後漢乾祐元年（948），晚唐時不可能出現。然而，中唐時魏博節度使田悅（751–784）於建中三年（782）稱魏王，改魏州為大名府，雖未為唐王朝所承認，但魏州之地自古即有大名之稱，晚唐時稱大名府並非不可能。見五代·劉昫（888–947）等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41，頁3845；宋·歐陽修（1007–1072）：《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210，頁5930。

某位「王常侍」。最後，所有較早的資料如《祖堂集》、《宋高僧傳》及《傳燈錄》皆記臨濟卒於咸通七年四月十日（西元866年5月27日），此記改為咸通八年（867）正月（孟陬月）十日，亦可能為竄改。其中孟陬月也可能是孟陽月之訛，四月稱為孟陽；²² 如果這樣，此記僅將七年改為八年，月日不變。

最後，在刻印於1267年的《古尊宿語錄》中，這一傳記被全文抄襲並突然加上《臨濟慧照禪師塔記》的標題。顯然，如同柳田聖山、入矢義高等早已指出，這一題目僅是《古尊宿語錄》編者的擅自添加，並非真正的塔記。²³ 此外，《古尊宿語錄》所收臨濟語錄，內容、次序及分節與宗演所編《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致相同，顯然即沿襲自此集，但卻在末尾加上一行：「住大名府興化嗣法小師存獎校勘。」²⁴ 興化存獎（830–888）為臨濟的直接弟子。這也應是編者的增添。²⁵

綜上所述，傳世禪文獻中有關臨濟的生平事跡，僅《祖堂集》和《傳燈錄》中的簡略記載可能出自五代末、北宋初流行於世的《〔臨濟〕別錄》，較為可靠，其它皆有明顯的問題，須謹慎地加以考辨。

禪文獻之外的佛教典籍，以《宋高僧傳》臨濟傳所載最早和最為平實可信：

釋義玄，俗姓邢，曹州南華人也。參學諸方，不憚艱苦。因見黃蘗山運禪師，嗚啄同時，了然通徹。乃北歸鄉土，俯徇趙人之請，住於城南臨濟焉。罷唱經論之徒，皆親堂室。示人心要，頗與德山相類。以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滅。敕諡慧照大師，塔號澄虛。《言教》頗行於世，今恒陽號臨濟禪宗焉。²⁶

22 《樂府詩集》〈橫吹曲辭五·瑯琊王歌辭〉：「孟陽三四月，移鋪就陰涼」。見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25，頁363–364。

23 柳田聖山：〈臨濟栽松の話と風穴延沼の出生〉，頁53–54；入矢義高：《臨濟錄》（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25，註2。

24 宋·頤藏主編，蕭蘊父、呂有祥、蔡兆華點校：《古尊宿語錄》，卷5，頁87。

25 柳田聖山：〈臨濟栽松の話と風穴延沼の出生〉，頁53–54。

26 宋·贊寧（919–1001）：《宋高僧傳》，卷12，頁277。

此傳所載，與《祖堂集》和《傳燈錄》大致相同，時間亦先後同時，可知亦可能基於彼時的《〔臨濟〕別錄》。

佛教典籍之外，另有一篇可靠的碑文，對於考察臨濟的生平行跡十分重要。此碑即唐代文士公乘億所撰〈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獎公為臨濟弟子興化存獎。碑文中述及臨濟的行蹤，如下所述：

〔存獎〕遽聞臨濟大師已受〔滿〕〔蒲〕相蔣公之請。纔凝省侍，飛錫而遽及中條。尋獲參隨，置杯而將渡白馬。當道光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從一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而得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是至遷化。²⁷

柳田先生在其1950年代的研究中，已經注意和採用了此篇碑文，這不能不令人欽佩其在查找和運用原始資料的過人之處。然而遺憾的是，由於他對於《臨濟語錄》中的機緣對話的信任及對後出的傳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的採用，從而影響了他的考證成果，留下了進一步探討的餘地。實際上柳田先生自己也有所疑慮：「如果我們建構這位大師的生平繫年，則還只能是嘗試性的，因為大部分基於傳統的資料，而不是建立於可以落實為歷史精確性的事實之上。」²⁸ 本文下一節即期望通過對上述後出的、不可靠的資料的揚棄，以及添加一些相關的、較為可靠的歷史資料，從而對臨濟的生平事跡有較為精確的補充考證。

二、臨濟義玄生平事跡考述

根據上節所考，本節只用《祖堂集》、《宋高僧傳》、《傳燈錄》及

27 唐·公乘億：〈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銘〉，收宋·李昉(925-996)等編：《文苑英華》(《四部叢刊》本)，卷868，頁9a-11a；清·董誥(1740-1818)等編：《全唐文》(1814；重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813，頁19a。

28 Yanagida Seiz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65.

公乘億〈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等文本中的傳記資料及其它相關碑文和史料考證臨濟的生平事跡。

前三書一致地記載，臨濟俗姓邢，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人。柳田先生推測其可能生於唐憲宗元和中（806–820），但未提供直接的證據。《傳燈錄》稱其「幼負出塵之志」，此為高僧傳記的慣例，未必成為臨濟幼年出家的證據。²⁹ 根據《宋高僧傳》，臨濟出家後，「參學諸方，不憚艱苦」。此條雖未有其它佐證，但贊寧此傳敘述平實，而且唐代禪僧出家後參學諸方的經歷十分普遍，此處有可能根據當時傳世的《別錄》，有一定的可信度。三書皆記臨濟往黃蘗山師從黃蘗希運，《傳燈錄》還說明是在其受具足戒亦即20歲之後。裴休（787？–860）為《傳心法要》所撰序文稱：「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予會昌二年廉於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³⁰ 裴休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至三年（841–843）任江西觀察使，³¹ 府治在洪州南昌縣，唐時曾改稱鍾陵縣。³² 根據序文，裴休於會昌二年（842）將希運從黃蘗山迎居府治，則希運居黃蘗山在會昌元年（841）前。如果假定臨濟在841年為20歲，那麼他約生於唐穆宗長慶二年（822）。當然，臨濟可能在黃蘗山呆了多年，故較大的可能是其生年應稍早數年，大約正如柳田先生所推測在元和中。而臨濟師從黃蘗的時間，則大約在唐文宗朝（826–840）至武宗會昌初。

關於臨濟因黃蘗和大愚棒拳交施而覺悟的著名公案，《祖堂集》記臨濟義玄經由黃蘗希運的介紹，謁高安大愚，兩次被打後大悟，還大愚以數拳。³³ 《傳燈錄》則記臨濟向黃蘗問祖師西來意，三問三

29 Ibid., 65–66.

30 唐·裴休：〈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大正藏》冊48，頁379b。

31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卷157，頁2263。

32 唐·李吉甫（758–814）：《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8，頁669–670。

33 五代·靜、筠編，孫昌武、衣川賢次、西口芳男校點：《祖堂集》，卷19，頁855–856。

遭打；於是老師指示弟子訪問大愚，後者以黃蘗老婆心之語使臨濟大悟，於是臨濟打大愚一拳致謝。³⁴ 然而，黃蘗的《傳心法要》含有少數智語對答，大多為一般的問答，從中可推知黃蘗時尚未出現成熟的機緣問答，更遑論棒打的機鋒。《傳燈錄》列大愚為歸宗智常法嗣，但有目無文，註云「無機緣語句不錄」。³⁵ 可知大愚本無機語傳世。臨濟悟道故事中黃蘗、大愚與臨濟棒拳交施的機鋒，應是唐末五代時的編造。而《祖堂集》所記臨濟對大愚講論《瑜伽論》和唯識經典及開悟後侍奉大愚十多年等事，恐怕也不可靠。《宋高僧傳》只述臨濟師從黃蘗，不提大愚之名，可見贊寧並不接受此棒打故事。

《宋高僧傳》和《傳燈錄》皆載臨濟離黃蘗後，北歸山東曹州老家，其後「俯徇趙人之請，住於〔鎮州〕城南臨濟（禪苑）」；《祖堂集》亦記其「在鎮州」。柳田先生將「趙人」理解為單數的「某一位趙人」，並根據後出的臨濟語錄中的聽法者「府主王常侍」，推斷此位「趙人」即為成德軍節度使、鎮州長史王紹懿（？-866）。³⁶ 但是，在中國古籍中，諸如「趙人」這樣的詞語一般用於複數，指趙地之民眾。而且如前節所考，《廣燈錄》後的臨濟語錄中所增加的聽法者和對話者，皆可能是後來的編造，並不可靠。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宋高僧傳》和《傳燈錄》所載，確定臨濟在離開其師黃蘗後，先返回山東曹州老家，其後為趙地（鎮州之地戰國時曾屬於趙國）的民眾所請，住持鎮州府治真定縣（今河北正定）南的臨濟禪院。具體時間雖然難於確考，但根據上述臨濟師從黃蘗的大致時間，其返鄉很可能在會昌五、六年間（845-846）武宗滅佛時；而其應邀住鎮州臨濟禪院很可能在宣宗大中初（847）佛教復興時。

《宋高僧傳》〈普化傳〉記臨濟與普化以機鋒交接之事，³⁷《傳燈錄》

34 宋•道原編：《傳燈錄》，卷12，頁3a-b。

35 同上註，卷10，頁2a。

36 Yanagid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69-71.

37 宋•贊寧（919-1001）：《宋高僧傳》，卷20頁，510-511。

「普化」條載更多二者之間的機緣語，³⁸ 但《祖堂集》「臨濟」條、《宋高僧傳》〈臨濟傳〉及《傳燈錄》「臨濟」條皆未提及普化，因此這些機緣故事未必可靠。不過普化亦於宣宗大中(847–859)中居鎮州，約卒於唐懿宗咸通初(860)；³⁹ 故二人過往是有可能的。

《祖堂集》、《宋高僧傳》及《傳燈錄》皆未載臨濟住鎮州臨濟禪院後之事，因此需要依賴公乘億的〈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及其它相關碑文和史料來補充。根據〈獎公塔碑〉所載，興化存獎於咸通元年(860)師從義玄而開悟，⁴⁰ 不久即離師而參訪各地，先至京城長安，其後南下吳地，並轉往江西洪州，「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啟禪局」。仰山指仰山慧寂(807–883)。江西觀察使韋宙於大中十二年至咸通二年(858–861)鎮江西，⁴¹ 其間曾於咸通二年改其父韋丹在洪州南昌(鍾陵)縣的石亭為觀音院，請仰山居之。⁴² 此事可由陸希聲的行跡加以佐證。陸希聲所撰〈仰山通智大師塔銘〉稱：「希聲頃因從事嶺南，遇仰山大師於洪州石亭觀音院，洗心求道，言下契悟玄旨。大師嘗論門人，以希聲為稱首。」⁴³ 陸希聲於咸通元年(860)入鄭愚商州刺史幕，⁴⁴ 而鄭愚於咸通二至三年(861–862)為桂管觀察使，咸通三至四年(862–863)為嶺南西道觀察使。⁴⁵ 由此可知陸

38 宋·道原編：《傳燈錄》，卷10，頁280b–c。

39 同上註，卷10，頁280c。參看陳垣：《釋氏疑年錄》(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5，頁154。

40 〈獎公塔碑〉云：「而後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張公，重起戒壇於涿郡。眾請和尚，以六踰星紀，三統講筵。」侍中張公可能指張仲至，大中中任涿州刺史(《唐刺史考全編》，附編，頁3448–3449)。興化於大中九年(855)被邀請至涿州，主持戒壇和講席六年，下推為咸通元年(860；古人一般以首尾紀年)。柳田先生推測此張公為盧龍節度使張允伸(〈興化存獎の史傳とその語録〉，頁60；“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01 note 38)，未確。

41 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157，頁2266。

42 清·楊周憲修，趙日冕等纂：《新建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本)，卷30，頁33a–b。

43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813，頁8b。

44 宋·歐陽修(1007–1072)：《新唐書》，卷116，頁4238。

45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204，頁2777；卷275，頁3256；卷290，頁3295。

希聲隨鄭愚在桂管、嶺西在咸通二年至四年。桂管、嶺西皆稱為嶺南；根據碑文，陸希聲在咸通二年開始從事嶺南時，途經洪州觀音院而訪問仰山。此可佐證上述仰山於此年居觀音院的記載。興化訪洪州在仰山初居觀音院時，因此可確知在861年。

〈獎公塔碑〉接云：正當興化於861年訪問仰山時，「遽聞臨濟大師已受蒲相蔣公之請。纔凝省侍，飛錫而遽及中條」。蒲相蔣公指蔣伸，咸通二年至四年（861–863）任河中節度使，治所在河中府（蒲州）河東縣（今山西永濟）。⁴⁶ 中條山在蒲州邊界。⁴⁷ 興化聽說臨濟為蔣伸所邀請，馬上離開洪州北上，在中條山與臨濟相逢，遂隨侍前往蒲州治所。由此可確知在咸通二年（861），臨濟應河中節度使蔣伸之請，離鎮州赴蒲州住持某寺院。

〈獎公塔碑〉接云：「尋獲參隨，置杯而將渡白馬。當道先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從一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而得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是至遷化。」白馬指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今河南滑縣）黃河邊上，處于蒲州和魏州之間。⁴⁸ 「先太尉何公」指何弘敬（806–865），唐文宗開成五年至懿宗咸通七年間（840–866）任魏博節度使，咸通七年三月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其月卒。⁴⁹ 魏博節度使治所在魏州貴鄉縣（今河北大名）。「期年」謂一周年。則臨濟居魏州江西禪院未滿一年即去世。臨濟卒咸通七年（866）四月十日，其應何弘敬之邀而離蒲州赴魏州事，可確知在咸通六年（865）夏秋間。根據碑文，臨濟去世後，「斯蓋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情深，無乖靈堵之儀，

46 同上註，卷79，頁1139。柳田先生已指出蔣公為蔣伸，並考出其初任蒲州之年；見其〈興化存獎の史傳とその語録〉，頁62–63。

47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12，頁323–329。

48 同上註，卷8，頁198。

49 唐·吳藩：《魏博節度使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觀察處置等使贈太師廬江何公墓志》，收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057–1060。柳田先生推測何公可能指何弘敬，但未落實；見其〈興化存獎の史傳とその語録〉，頁63。

克盡茶毗之禮云」。「塔」為梵語 Stūpa 音譯「窣堵波」之省，也就是塔。由此可知興化為其師主持喪禮及建塔，克盡恭敬之意。〈樊公塔碑〉載，興化卒後，「遂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薰風里，附於先師之塔，志也」。「先師」指臨濟，由此可知臨濟和興化的塔皆建於魏州貴鄉縣薰風里。⁵⁰

《祖堂集》、《宋高僧傳》及《傳燈錄》皆記唐懿宗賜臨濟謚號「慧照大師」；前二書記宣宗所賜塔號為「澄虛」，後一書記為「澄靈」，應以前二書所記為是。由於何弘敬早臨濟一個月去世，其子何全皞（839–870）繼任魏博節度使，⁵¹ 因此向懿宗請謚號者當為何全皞。《宋高僧傳》記：「《言教》頗行於世，今恒陽號臨濟禪宗焉。」由此可知至遲於五代末北宋初之際，有《臨濟言教》流傳於世，而且其時已經有「臨濟禪宗」的稱呼。

綜上所考，謹總結臨濟生平事跡如下：臨濟俗姓邢，法名義玄，山東曹州南華縣人，約生於唐憲宗元和中（806–820）。臨濟年輕時出家，參學諸方。20歲受具足戒後不久，前往江西洪州黃蘗山師從黃蘗希運，時間約在唐文宗朝至唐武宗會昌初。其後臨濟可能於會昌五、六年（845–846）武宗滅佛期間返回山東曹州老家，並可能於唐宣宗大中初（847）應鎮州民眾之請，住持府治真定城南之臨濟禪院。唐懿宗咸通二年（861），臨濟應河中節度使蔣仲之請，離鎮州赴蒲州住持某寺院。咸通六年（865）夏秋間，臨濟應魏博節度使何弘敬之請，離蒲州赴魏州，住持觀音寺江西禪院。咸通七年（866）四月十日（西元866年5月27日）臨濟辭世。弟子興化存獎主持喪禮，並為建塔於魏州貴鄉縣薰風里。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向唐懿宗請謚，獲賜謚號為慧照大師、澄虛之塔。至遲於五代末北宋初，有《臨濟言教》、《臨濟別錄》、《臨濟廣語》等流行於世，並已經出現「臨濟禪宗」的稱號。

50 柳田先生已指出此條；見其〈興化存獎の史傳とその語録〉，頁65–66；Yanagida Seiz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78.

51 唐•吳藩：〈何公墓志〉，頁1059。

參考文獻

- Demiéville, Paul. *Les entretiens de Lin-tsi*. Paris: Fayard, 1972.
- Welter, Albert. *The Linji lu and the Creation of Chan Orthodoxy: The Development of Chan's Records of Sayings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Yanagida Seiz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rd of Linji*," in *The Record of Linji*, trans. Ruth F. Sasaki, ed. Thomas Y. Kirchner. 1975; rp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59–115.
- , "The Life of Lin-chi I-hsun,"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2* (1972): 70–94.
- 陳垣：《釋氏疑年錄》。北京：中華書局，1964。
- 道原編：《景德傳燈錄》，《大正藏》本，第51冊。
- 公乘億：〈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銘〉，收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四部叢刊》本；清•董誥等編：《全唐文》，1814；重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813，頁19a。
-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 賈晉華：《古典禪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111–113。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李遵勗編：《天聖廣燈錄》，《續藏經》本，第78冊。
- 五代•劉昫等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沖本克己：〈臨濟錄における虚構と眞實〉，《禪學研究》1 (1995)，頁17–49。
-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裴休：〈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大正藏》本，第48冊。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71。
-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1941；重印，東京：岩波書店，1966。
- 吳藩：〈魏博節度使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觀察處置等使贈太師廬江何公墓志〉，收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057–1060。
-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柳田（橫井）聖山：〈興化存獎の史傳とその語録——中國臨濟禪草創時代に

- 關する文獻資料の綜合整理、覺書その一〉。《禪學研究》48 (1958)，頁54-92。
- 柳田聖山，〈臨濟栽松の話と風穴延沼の出生——中國臨濟禪創草時代に關する文獻資料の綜合整理、覺書その三〉。《禪學研究》51 (1961)，頁45-58。
- ：〈古尊宿語錄考〉，收《古尊宿語要》。東京：中文出版社，1973。
- ：〈語錄の歴史：禪文獻の成立史的研究〉，收《禪文獻の研究》(柳田聖山集)。京都：法藏館，2001，第2卷。
- ：《臨濟錄》。東京：大藏出版社，1978。
- ：《臨濟錄ノート》。東京：春秋社，1972。
- 柳田聖山編：《四家語錄·五家語錄》。東京：中文出版社，1983。
- 楊周憲修，趙日冕等纂：《新建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本。
- 延壽編：《宗鏡錄》，《大正藏》本，第48冊。
-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 宋・贊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頤藏主編，蕭蕙父、呂有祥、蔡兆華點校：《古尊宿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宗演編：《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本，第47冊。
- 入矢義高：《臨濟錄》。東京：岩波書店，1991。

Study on Linji Yixuan's Life

Jia Jinhua

Abstract:

About Linji Yixuan's life, so far the best study is still Yanagida Seizan's articles written in the 1950s to 1970s. With the works of Yanagida and other scholars as a basis, this article further examines the hagiographical materials in the transmitted Chan literature and distinguishes earlier, relatively reliable sources from later modifications and addition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finds some relevant stele inscription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outside of the Chan literature. Supported by solid and new sources,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study on Linji's life and provides a more reliable and comprehensiv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Keywords: Linji Yixuan, Chan Buddhism, hagiographical materials, biographical narrative